

陸子餘集卷第五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也。備無虞保然之
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
固其在邊疆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
臣切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
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
境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
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
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

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薄易於掏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饋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阻河爲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外以禦虜寇內以衛耕牧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

史揚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幫築已經兵部題覆准行興工築牆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陛下天縱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理况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剽艾未暇深入爲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議者

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牆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牆濬壕高廣深闊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挖牆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

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生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陪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充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歲

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
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陝
西諸郡遶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
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緊邊臣
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墻
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
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
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
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
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

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
生疑阻是在 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
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 皇上俯察愚臣之言
乞 敕兵部查照先年 題覆事理及臣僚中
有建言及此者叅詳議處以 聞敕陝西提督
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
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
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
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
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

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爲矣臣章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用是冒昧上陳伏惟 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西一省軍民幸甚緣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 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 聖慮之

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我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皆面授成筭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庶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直達御前是後若太宗仁宗宣宗咸遵守而行之一時如三楊蹇夏輩承顏造膝議論往復猶家人父子是以上下文底于極治朝廷政權

自不至於旁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英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爲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恩見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英宗自南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特被顧問近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 陛下
以 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
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
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
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 臣謹按大明會典內
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
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
品以上及勳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
乃君臣常接之地而凡 乘輿所在臣子亦得

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錄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
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

猷繼

列聖之成法盡剋數十年之弊以復舊

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

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敷

陳大臣在旁 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

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

按方面等官及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

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番入直 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將無不可爲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臣待罪言職遭值 清朝每自慶以爲不世之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爲端本澄源之助惟 陛下少垂省覽採而行之實 宗社生靈之幸而臣亦預有榮焉臣犬馬微誠無任惓惓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 祖宗朝用人初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 陛下聖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內延頸相望太平臣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

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
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
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
雖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昔范仲淹
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道曾不念
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
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
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
有所勉吾旣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
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

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建
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病其未廣
况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議其迂闊難行自非立
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
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
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
屑就而老老昏昏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
壞臣聞正統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
舉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
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顧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荅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於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庸者正以貢期闊遠歲月靡蕪漸至衰頹耳今

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太學而年力尙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 上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尙多今則例用闕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 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况在 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缺望

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 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文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曰暮途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爲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與師轉餉所費不貲執若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撫字之爲愈乎

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者蓋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臣子所當爲選華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害事者乞 勅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

臣愚謹摭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如蒙 皇
上恢天地之量采芻蕘之言 敕下吏部詳議
可否擇而行焉其於 聖治不無小補而臣區
區願效之愚忠亦得試其一二矣緣係去積弊
以振作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我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
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

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
瑾盜政始隳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
思速化因循苟簡捱日望陞縱令有所建
明亦多不究其志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
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
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
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
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假
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
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室

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寺外及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逐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徑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幾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俸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 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略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貢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

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
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
此等名目加以空文如死後節惠之謚使
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沒齒齋恨何以厭
服其心乎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使
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豈朝廷之福
哉臣按濟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
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
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
目行之既久誠難猝變然以祖宗之良

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易之如反掌况
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
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
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蓋一人今區
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况未必盡
公平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
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
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
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
虛實多寡以爲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

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那
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
亦無所苟容其爲 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
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
布列充滿而 國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爲
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爲
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
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
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於民無分毫之

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
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爲過
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
有司政事奪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
况此等官貞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
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爲重事
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
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
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於衝要地方使公
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

恣莫之誰何勢逼者樂殊為不均今之為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為害如此昔唐姚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之况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為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

之官殆為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為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並為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為煩擾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 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

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簿書志奪於進
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
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
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
下固有高明個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
墨者是科舉所得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
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又有制
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
逸 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
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
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
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
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
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
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而案牘文
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鷲勇敢之人習中
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階
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

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旣以收拾遺才用備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勅太監閻洪琉

臣等奉 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鼎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見在馬牛駝驢逐一查驗除臙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退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 欽依內

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
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
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坝上等各馬房馬有曾
經 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
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牛有耕
籍擠乳驢頭并瞎癩馬匹聽候 聖冬等節
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
號相雜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
會計料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

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
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
紀極茲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
特 敕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執不稱快以爲曠
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
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
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
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
開剥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
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驢堪備取用者俱已量

爲存留其餓瘦小老羸病者方行揀退送
部今太監閻洪題稱一柴給散騎揀恐內外
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馬
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
畜除三歲新儀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
一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
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盪烙其揀退者
止是剪記駝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
聞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
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考既不能及時奏請處

置使姦弊日滋迨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
望存留其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
數少若復加揀退廢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
以動聖聽冀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
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
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
况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
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
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
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

省會派之數既少則侵剋之利必微是其望令
日存留之多正爲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 敕
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
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
此竊歎 睿鑒高明洞悉姦弊洪雖有言亦安
能上感 聖聽使其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
物重爲民生國計之慮哉然洪巧飾虛辭萬一
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計仍蹈
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
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爲儉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
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戶兵二
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
十分老瘦瘠弱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
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
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 天
語丁寧戒飭閩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
以共成足 國惜民之舉庶幾法令得行宿弊
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 敕旨少免於失職
之罪矣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 敕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
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
親詣各倉場案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
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
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 欽依變
賣并分給 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
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
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以

前戶部原會沂名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
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
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
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
斗八升草九十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
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
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
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負虛
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
緣節奉 敕旨都免查究外 臣等看得自設

立馬房以來迄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虛已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爲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

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 聖聰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遠有賴而於 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少裨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

浪費無極計一馬養之資何止破中人
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
出於內臣是以前弊至此乞 敕該部通
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
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
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
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
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
倉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攢過每月赴
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
道官其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
官親自下倉眼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
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通行
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
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
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
所畜者老死槽枥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
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爲馬食猶之可也
顧錢糧之糜費不訾而馬牛之耗損益甚

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剋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叅酌損益除耕籍牛曾經上用其料草合行照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草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驛馬并擠乳馬定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駱駝

一隻與料六升草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隻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草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 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獸叅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

實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每年會派各馬房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勅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况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敕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

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爲飼秣之資頃年嘗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於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伏惟 皇上不惑群議斷然行之周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

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
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
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旗軍共四千
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
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
頭隻却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
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
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
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揀退外尚有四百九
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

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
之多可知矣 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
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
蒙 敕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
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
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
伍充實牧圉專精彼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
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
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

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苦種
盡日支料草剋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
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
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
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草以
爲侵剋之媒問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
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犢日以就
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復虛糜深可痛
惜乞 救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
免致倒死靠損公私草場地土照牛房例

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
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
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甚簡合
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
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
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
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
出閘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
情弊誠如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
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

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
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
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臙壯者收用其
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牧不
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
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
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 國計誠非小

裨

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千戶蘇鏞呈稱東
直門裏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
供應膳羞先年遇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
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
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草場開墾與軍耕
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
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
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每年該
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草場
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
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
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

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共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計徒費料草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剋減之弊內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乞 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草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并支用

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日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侵剋那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臙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臣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河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臙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爲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况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爲無用合無行前

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裏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牛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處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 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巨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

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旣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款待及饋送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

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
征取苟非培剋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
徵收子粒則刻剝佃戶收納料草則勒措
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
今馬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
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改弦易轍之
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 敕
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
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叅奏處以重法
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牧放承委官
員於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
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
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
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
閑詐譌關繫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
各房馬牛雖稱有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
通無印號間自十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
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
等嘗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 天閑在內

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盪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爲照前再印庶幾真僞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戶部設有主事分管綠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解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

彼賃住民房或一二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致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臣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選往朝莫不崇重斯軌陛下天授欽明誕敷

文教延佇耆德寤寐嘉猷雖圭璋特達充滿
治朝而遺寶在野尚勤物色臣竊見原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顧璘奇才卓犖藻思精贍弱冠出宰厥聲清劭泊乎擢守大梁著撫寧之績斥遷嶺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有紀剽繁治劇則靡適不宜臨事決機則出人慮表豈直文華醞藉擅東南之美而已哉
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夢陽英特雋邁絕類離群昔守曹郎抗節玉立昌言而貴戚沮喪危行而權璫側目若其華國之文焜耀當

世固已方軌漢魏追薄風雅海內多士咸共矜式特以風格孤峭不善俯仰流俗背憎端由於此二臣者並曠代之逸才 清朝之茂器也方今阜極未臻英雋淪落公卿勤推轂之懷 當守典側席之想稱量之際每患乏才有如二臣不可多得儻使入踐清華備館閣之選出筦臺寺任藩維之寄必能贊揚大化翊宣 皇猷增廣庭穆穆之風章 本朝多士之美伏望 敕下吏部再加看詳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璘與夢陽亟賜起用庶令瓌奇之珍復登 天府之藏

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爲國之心
不勝祈願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近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奏會審犯人張福等情罪
陛下責其回護將右都御史熊浹革職令侍郎
許讚等將原問官郎中魏應召并張柱等用刑追
問臣愚竊謂此等獄情重大自非爲刑官者用心
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情實今者 雷霆之下
不惟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罔不震悚雖有區區

之愚忠誰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 陛下聖
明樂聞規諫言事者雖或不當猶被優容有

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

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

在張柱在張柱爲鬪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

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爲子殺母刑至凌遲處

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

輕加諸人者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日法

司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里衆口一詞證其逆

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僞爲者熊
浹等既據此定獄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決
奏請行提原檢勘官及張福自報鄰佑里老再
行會審其慎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
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叅互考驗殺人
之獄必有所歸矣今一旦遂加譴怒罷黜總憲
大臣其餘誰敢自保夫畏威遠罪中人之常性
而持法守正雖賢者以爲難如近日會審之時
侍郎許讚則噤口不言少卿曾直則諛辭附和
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患失
之念重務爲自全也矧今又當恐懼之餘非

聖明少寬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
哉且東廠錦衣衛 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
人多畏憚自來訪拏人犯送過法司往往止依
原案擬罪或明知有寃不敢辨理斯實 累朝
因襲之患非一日之故矣茲幸 陛下乾剛獨
斷如日中天洞燭幽隱此輩尙何能爲故刑官
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 聖明在上能容
臣子守法故也然 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
非愛惜民命慎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

輩或因而虛張聲勢况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喻戶曉未免誤致驚疑遠近傳播非所以增光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美業難終令名易損臣愚重為 明主惜之若能浹之賢否臣不暇論其奉 旨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為無罪但都察院職司風紀右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退胥吏然一人不足惜無乃傷 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厲臣節而尊 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為法官者

以熊浹為戒依阿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 國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辯樂工之獄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為民時有吏徐珪為哲訟寃因至罷役未幾 上心悔悟丁哲復起徐珪亦蒙錄用夫聖人之喜怒猶水鑑之無私而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此正 今日所當法也 臣愚伏願 陛下少霽威嚴特降 溫旨令許讚等虚心究問無懲前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免不辜蒙戮務協厥衷以稱 朝廷庶慎庶獄之意仍將熊浹曲賜

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飭嚴衛今後凡
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
官尤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
天下曉然知 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
庶之感且以慰臣下令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
清而民服矣臣貴不勝懇切祝望之至緣係乞
霽 天威以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劾張桂諸臣疏

臣謹按大學士張璫桂萼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

曩自小官贊議大禮蒙 陛下拔寘近侍不三
四年位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雖捐軀殞
首未足以酬知遇乃敢罔 上行私專權納賂
擅作威福報復恩讎徇一己之見則破天下之
公議而不恤快一時之忿則廢百年之令典而
不顧 陛下有克舜之資璫萼不思竭力效忠
以輔成唐虞之治而專持苛刻之說凡事之忍
心害理人所不敢爲與不肯爲者無不攘臂爲
之斷喪 累朝之元氣變亂 祖宗之典章敗
壞縉紳之氣節使 朝廷政務日見紛紜 聖

心惓惓夙夜望治而斯民不被其澤者皆二人之罪自昔人臣負恩誤國孰有甚於此者夫大禮之成雖由二人建言實本於 聖心之純孝顧乃貪天功以爲己力凡有奏請動引大禮爲辭挾制 君父如近日被言官論劾 陛下不即加誅但示戒飭待之厚矣不聞其悔過遷善而憤然上疏自陳功伐累數百言夫人臣爲國效勞皆職所當爲雖周公之功亦非出本分之外况聰萼乎就使有功則今日高官厚祿酬之已過分矣又安得以此自矜哉強辯飾非辭氣

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 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爲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聰萼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具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 陛下斷之而已然張璠雖狼復自用執拘多私顧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其忤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萼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萼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夜鑽

刺所賂遺葦等數至鉅萬葦連章力薦璉在內
閣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爲之言曰使功不
如使過瓊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
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
於舜矣引用凶人爲 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
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
時尙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
伯夫人爲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葦受
杰之賂力爲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
封爵勲戚世胄與之同列辱 國甚矣葦素厚

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彙緣授職與之所居相
鄰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桂林及葦之管
家吳從周者人呼爲念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
一說事過賊道路之人皆知之葦又引鄉人周
時望爲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
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葦則容嬖妾納賄迨事發
乃銷假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賂臨去官
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倚恃葦勢肆無忌憚且
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議裁葦欲爲己地仍復
朦朧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

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
懲戒 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
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
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
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爲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
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爲之今周時望旣去代
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
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
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
人得之旣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爲怪矣先

因霍韜建言已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
屬相兼推用自募在部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
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陞副使蕭璆以
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 明旨
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 陛下矣官
爵者以待天下賢材徧徇至此豈不可爲痛憤
募典選僅逾年所爲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
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
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
之名內爲交關以滿姦雄之橐雖已罷官猶爲

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與成均國
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
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
臺依阿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暮
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窺禮部員外郎張啟通
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
金承望風旨諭劾大臣公爲諛辭形諸奏牘甘
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辜之死黨相
與比周爲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尚
逢狡猾多智布腹心於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

於二凶當路之時南京禮部侍郎黃縮曲學阿
世虛談眩人由異路而躡取清華負乘可耻倚
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許屢聞右諭德彭澤因罷
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謠懷汲引而依
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璫而陽
附於萼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
極矣萼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
屏息前此莫敢公言其非者天啓宸衷覺悟
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強顏班行希
望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

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爲社稷之憂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璫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爲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 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乞致仕疏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降貴州都勻府都鎮驛驛丞陞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 聖恩授下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僉押文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申合于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逮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涼之藥致傷脾胃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沉危隨據本縣撥到醫生曠世標前來看視得脉息

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瞳神散亂神水漸枯急
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
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齒列衣冠濫
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荅萬一此臣之
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釁所鍾鬼神降罰致
有斯疾已成廢人况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
歲在家老病侵尋不離牀蓐臣妻已亡所生子
女俱幼不能隨任零丁孤苦觸目傷心臣若遂
死于官必至舉家失所以此日夜憂惶進退維
谷若不仰訴於 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

披瀝哀誠冒干 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
自告願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 皇
上憫臣病廢之苦察臣迫切之情乞 敕吏部
查照前例准臣致仕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
隴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為此具本專令義男臬親齋謹具奏 聞